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四 辑

目 录

赵紫阳同志来盐亭……陶明溪（1）
红军长征到石牛……中共盐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5）
张献忠在盐亭……廖仲宣（10）
诗风竹韵故乡情……刘泰焰（15）
“行宪”前的竞选……何天度（27）
国民党盐亭县党部的组织活动概况……韩家彦（36）
民国时期盐亭的宗教组织……王宗林（43）
漫话盐业……何锦帆（48）
民国时期盐亭特产贸易概况……邓介民（56）
痛苦的回顾……杨作清（61）
民国时期征兵抓丁买卖壮丁见闻录……杜述吟（64）
解放初期盐亭人民的贡献……孙绪栋（69）
盐亭的方音方言……蒙季甫（73）
诗词对联选载……（7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赵紫阳同志来盐亭

陶 明 溪

1978年5月16日，绵阳地委通知李兴元书记立即到三台县委招待所，说有省上领导同志要见。当天下午李兴元同志即叫笔者一同到了三台县招待所。当时才知是紫阳同志来了。但紫阳同志当时还在三台县内参观一处水利工程。五点过，才回到招待所，下车后和李兴元同志握手谈话，随即听到紫阳同志的秘书对李兴元同志讲：紫阳同志几次到盐，他这次听说盐亭抗旱上有些好办法，紫阳同志很欣尝，因此他要到盐亭去具体看一下（大意）。这次他（紫阳）出来主要是研究如何趋利避害的办法。晚饭后紫阳同志在招待所楼上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主要研究趋利避害，如何抗旱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和盐亭、三台、中江等县的负责人。座谈后决定次日到盐亭要看八角、富驿等抗旱的点。当夜十点兴元同志让我打电话通知了县委办公室并要求通知到有关区社和其负责人。

5月17日，在三台县委招待所吃过早饭，即出发来盐亭。出发时，紫阳同志叫兴元同志乘他的车来盐亭。

行至两河区，紫阳同志一行在两河公社新民大队四队参观了麦、玉、稻连作制的地块现场并询问了兴元同志前后作物栽、收时间等具体问题。随即到了我县县委招待所，稍事

休息即驱车到黄甸参观。

车至定光，在过桥处停车参观了定光一大队育苗移栽苗的生长情况。当时，移栽玉米（棉地同作）长势良好，叶大杆粗，叶色葱绿，十分可爱。紫阳同志询问了县上和当时在场的当地干部的情况说：要好好总结一下玉米育苗移栽的办法，为什么能长得这样好。

随即直接驱车到了黄甸公社四大队六队（现三学大队八队）参观两段无土育秧现场。在秧田现场上，紫阳同志站到田坎上仔细地看了秧苗，询问了催芽、撒种、生长期、栽插时间，与在场的地、县、区、社干部讨论了秧苗在秧田及催芽时间各为多少天为宜等问题。同时，紫阳同志还看了由县委李兴元书记和黄甸区委及全县农技干部集中在黄甸培训时栽插的秧田生长的情况（该田约六亩，同属上属队）。对于两段无土育秧这一办法，当时紫阳同志非常赞赏，在肯定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探讨的问题。上午十二点前从黄甸回到县委招待所。

在县委吃过午饭，约下午两点，从县委出发直接到了富驿区委办公室（原打算到八角，后地委同志就到八角不便等，改到富驿座谈）。

在富驿座谈是在三台时就定了的，当时盐亭参加的人除李兴元同志外，还有杨福均（当时八角区书）、张先觉（八角公社书记）、何烽（富驿区书），还有当时绵阳地委于希文等同志。笔者当时在场并作座谈记录。

开始，紫阳同志说：我还要到南部，座谈一个小时行了。盐亭旱得严重，你们研究了一些办法。我们研究一下，谁先说，八角先说，哪位是八角的？兴元同志介绍后，紫阳同志

说：你们（指八角张先觉、杨福均）在田头搞麦、玉、稻，这个办法好，你先说。接着，张先觉、杨福均同志先后汇报。当张先觉同志汇报到他们搞一季晚稻和麦、玉、稻连作的具体作法及问题，以及中间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后，紫阳同志计算了栽秧到玉米收割的时间差是 8 ～ 9 天。

当杨福均同志汇报到晚稻从 6 月 7 号育种，用汕优二号谷种时，紫阳同志说：6 月 7 号育，7 月12号栽，35天。当八角区的同志汇报到晚稻的管理治虫，产量一般在600斤左右时，紫阳同志问，你是啥时收的？回答是10月18～22日。紫阳问：八角的海拔是多少，九月的气温是多少？当时杨福均、张先觉答不上，兴元同志以全县的情况作了回答。紫阳同志这时讲：杂交水稻开花期要求气温不低于摄氏20度，一般要23℃以上，24～26℃。你们要准备出现76年的温度。接着他对李兴元书记讲：叫气象部门搞个图，贴在你们这些书记的门上，进出都看得见嘛！近十年低于23℃的气温出现在12月份的有多少年？等等。搞农业就要作多年的分析，要分析你那个地方条件与气候条件。杂交水稻就要研究低于23度的气温，十年中有八年九年都出现在九月就好，如十年中有八年九年出现在八月就算了。

当杨福均同志汇报到63年种双季稻收效不好时，紫阳同志讲：就是要因地制宜嘛！当时，有的同志讲双季稻是个种子问题，整个水稻生产关键是种子问题时，紫阳同志讲：沙州东方红产量较低，但有点保证。广汉现在胆子大，基本上是搞胜利矮，但也有缺点。这时紫阳同志对兴元同志讲：你们可以向他们要一点（种子），胜利矮是中稻，温江的中稻大都是胜利矮，可以向广汉要一点，不要多要（于希文：先

搞试验，先在电话上联系），先试验，主要看八月份能出穗不，能出穗就没问题。

在大家谈论各种水稻种子的优弱点时，紫阳同志接着讲：三台红卫一个生产队连片种胜利矮亩产在800斤，沙州东方红才600斤一亩，沙州东方红生长期长，对搞小春有影响。胜利矮十月初就可收割，对搞小春有好处，比沙州东方红提前收获20天以上。汕稻速生快发，弱点是怕低溫，但沙州东方红怕低溫比汕稻凶。过去搞双季稻，农民想不通，一是产量低，二是费工，影响小春，所以玉米连作稻是个好办法。玉米连作稻在冬水田搞通了，我们的路就活了，就站住足了，小麦玉米收500斤，晚稻收600斤就好了。

接着赵紫阳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水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晚稻水的问题你们是怎么研究的？"与会同志特别是区社同志都汇报各自的一些办法。紫阳同志讲：只要七月下雨，一季晚稻的水源就有保证。水是主要问题，秋天蓄好水，春天就干了也不怕，种不上晚稻可以种洋芋。

后紫阳同志又讲，有沒有可能，在十天半月的蓄水时间就在包谷地里关水，只要搞多蘖壮秧，迟个十天半月也可以。秧子长40天、50天也可以。如果六月底沒有水再看一看，七月初行不行？中稻田六月底、七月初可不可以多关点水，总之要创造关水的条件。

当有的同志汇报用早稻关点水，后用晚稻田再关点水时，紫阳同志讲：塘堰是主要蓄水的，还有什么可以蓄水。育秧（品种）上要有点收缩性。玉米连作稻在前期是个排水问题，后期是个蓄水问题；水解决不好，就栽不上晚稻，这件事要统一规划。我认为是很有希望的。川东很有希望，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拔低，又是伏旱期扬花，恰恰碰上35℃以上的高温。而川西北雨季来了就种水稻。这里面有许多矛盾，你们可以摸一摸。

后当富驿何燁同志汇报到他们为了解决走旱路，搞了旱地育秧时，紫阳同志一边作笔记，一边很感兴趣地问："离这有多远？"当得知就在場附近时，紫阳同志说去看一下。

随即紫阳同志一行到富驿公社幸福大队四生产队看了旱地育秧。到了现場，紫阳同志询问了有关问题，仔细地蹲在地上看了秧苗生长情况，亲手拣出了苗床内的大土块，高兴地和兴元同志谈论"现在群众都得想法抗旱"。临行前，紫阳同志赞扬了旱地育秧这个办法说：你们想到了这个办法，好。

约下午四时许，紫阳同志一行与当时在場的所有干部一一握手道别，然后驱车往南部方向。

上述情况系当时的回忆和查对了笔记。同时这次还特地瞎了当时在場的几个同志作了校正和核对。整个情节和谈话内容是准确的。

一九八三年夏

红军长征到石牛

中共盐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一）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率领下，突破国民党的嘉陵江防线。歼敌一万余人后，即速挥师西进。

其时，苍溪团防陶营官兵闻风丧胆，一片慌乱，纷纷窜至盐亭的石牛、黑坪一带，沿途抢劫一空。民众日夜哀叹。驻扎盐亭县城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官兵，见嘉陵前线如水堤崩缺，日夜溃来盐亭，军部只留罗营一营担任城防，其余则向三台方向逃跑。军长田颂尧也因“剿共不力”被撤职查办。

国民党盐亭保安总指挥赵锡之，眼看红军大军压境，慌忙调兵遣将，重点设防，令黑坪民练中队长何元常驻守莱亭趴龙山，防止剑阁、南部方向的红军入境；令县警察中队长董铁夫驻守安家場，防止梓潼方向的红军入境，柏梓場有邓锡侯部骑往来游击。①

红军在苍溪、阆中一线向西全速推进，盐亭城乡豪绅，心惊胆颤，都携家带口，纷纷逃往射洪、三台等地，国民党大肆散布谣言，煽动群众，说什么“红军是红眉毛，绿眼睛，专吃小孩的”，“红军是乌老二，见人就杀，又抢东西”“共产党来要共产共妻”等等。这样，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牵猪赶羊，扶老携幼，躲进深山老林，风餐露宿，人心惶惶。

（二）

红军西进，追歼逃敌到南部富村驿，折经剑阁元山，直往梓潼、平武、北川北上。红军驻营元山时，当即派出一小队红军战士来到元山以南之分水岭警戒两侧，并相机开展活动。②

四月七日，一小队红军战士从分水岭出发来到北二区的石牛庙侦察敌情。

石牛庙至分水岭有三十多华里，驻有国民党一个民练大队，队长叫梁实俊，其部下四五十人，装备良好。梁贪生怕

死，闻报嘉陵江失守，预感大厦将倾，遂收拾金银财宝尽行远遁。摔下民团一伙士兵，惶惶不安。小队长彭文朗见如此景象，料想石牛朝夕难保。但是他为了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决定孤注一掷，他对团丁们说："兄弟们，红军很快就要打过来了，现在只有抵住才是唯一出路，如果谁敢临阵叛逃，不怨老子子弹无情"！团丁们知道彭文朗心狠手毒，只好应声附和："听从彭队长指挥"。

红军小分队到达离石牛庙六华里的犀牛山，彭文朗得报，立即集合团丁，布置火力阻击。红军吹响了冲锋号，枪上膛，刀出销，喊杀声震动山谷。民团集中火力也无法阻止红军前进。因为红军走的是"之"字路，动作风驰电掣般迅速，红军仍出几个手榴弹，当即炸死民团三人。彭文朗眼看抵挡不住，搞不好，生命难保，于是调头就往石牛庙跑。自命不凡的民练大队，不堪一击，如丧家之犬，狼狈逃窜。红军岂肯罢休，乘胜追到石牛庙，彭文朗率队不敢还击，只得朝黑坪方向逃命，钻进了板庙子的密林中，红军战士怕中埋伏，停止追击。则返回石牛庙，宣传发动群众，张贴标语"打倒土豪劣绅，""平分田地"，"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打富济贫"等。石牛庙的坝子内陆续来了一些贫苦农民，红军抓住时机讲演：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帮助穷人翻身的，共产党是穷人的救命恩人，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对付国民党、土豪劣绅，我们穷人就有衣穿，有饭吃，有田耕，有地种，就会过上幸福生活，不一会儿坝内就聚集了几百人，一个多小时的宣传，群众满腹狐疑解开了。有的说："红军说的句句都是我们的心里话"。有的说："红军好，不象国民党军队那样乱杀人，乱抢东西。"有的说："红军讲话多

亲切，就象和我们谈家常一样。”群众的热情被激起来了。大家纷纷要求惩办恶霸豪强，平分田地。于是红军安设了时称“土地”的苏维埃主席梁长友、王朝坤、委员王之庆、杨山聘、梁顺国、杨朝柱、蒙结远。并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战斗，群众万分高兴，石牛庙一片欢腾。③

伪县长张国维闻石牛告急，惊恐万分，连夜仓惶外逃。伪县府保安总指挥赵锡之，吓得不知所措，只好命令各民练大队坚守阵地，死保县城；并命黑坪民练中队长何元常率队向石牛增援，何元常忧虑自身难保，哪敢妄动，趁此机会，石牛庙苏维埃主席梁长友、王朝坤等带领群众到大户人家蒙少林、蒙友仁家开仓分粮，把肉、油、米、被盖、衣服等分给了穷苦农民，群众高兴极了，奔走相告：“我们翻了身，苦难的日子出头了。”

红军小分队到达石牛庙的行动，吓坏了敌人，接着北二区的茶亭、安家又有红军入境。敌人军心动摇，惶惶不可终日。

四月十一日，红军一个侦察班，从剑阁的元山出发，来到茶亭的卧龙山，察看地形，了解敌情。民团樊不安获悉，率队阻击，红军战士机智勇敢，迅速摆脱了民团围击。④

四月十二，几个红军战士从梓潼的定远場，来到安家的猫儿山侦察，向敌人战壕内扔了几颗手榴弹，以探虚实，结果四围枪声大作，红军灵活撤走。⑤

四月十七日，驻在梓潼仁和場的红军，配合游击队，一举端了保安团黄东平驻在安家金台寺的老窝。⑧

（三）

盐亭伪县府因感石牛庙一带连吃败仗有失体面，即将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区民练大队长颜耀南以“剿共不力”撤职，而委任严德星继任，严一上马，欲通过捕杀，重振军威，激发剿赤气焰，彭文朗被任命为石牛民练大队长，遂纠集残兵败将，地痞流氓一百余人，向群众反攻倒算。

严德星、彭文朗率领大队人马前往分水岭。欲与红军决一雄雌，然而红军早已撤退到剑阁的元山了，分水岭只留下空营一座，严气愤不过，遂将几十间民房付之一炬，并抓走给红军带路的余作元父子二人和李聋娃子（不知其姓名），把余作元的女人在家下乱棒打死。彭文朗回到石牛庙张牙舞爪，气焰嚣张，将红军安设的“土地”代表都抓起来，五花大绑，皮鞭狠抽，要他们承认：“红军是“乌老二”，是坏人，然而受尽苦难的群众心里明白谁好谁坏，尽管鲜血已浸透了衣衫，死神时刻危及着生命，心里只有一个信念：红军好。

彭文朗见人们都不屈服，兽性大发。抽出马刀，在余作元的身上乱砍，继而又用刺刀捅进肚子插在地上，把余的儿子削去脑袋，把李聋娃子一枪打死。愤怒的群众，咬牙切齿，磨拳擦掌，无奈四周百余团丁荷枪实弹。彭正要对所有的“土地”下毒手，恰好石牛乡老奸巨猾的伪乡长蒙昭远外逃回来。叫不要杀了他们，他说：这样送他们归天太便宜了，罚每人生洋二百个来买枪武装民团，贫困的“土地”那里去找二百个大洋，只得倾家荡产，以至乞讨流落他乡。①

红军渡江北上，一时来到石牛等地，时间虽短，但进行了不少的斗争。它唤起了民众的觉醒，鼓舞了人民的斗志，狠狠打击了反动官绅的嚣张气焰，致使红军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注释：

①、②　盐亭县志办《军事志》第二节。

④梁长官、梁长周、蒙礼仁、杨昭周、蒙文海的回忆材料。

④谭文喜、袁秉由、王荣鑑的回忆材料。

⑤袁太强、袁太崇、袁太普、袁太乔的回忆材料。

⑧梓潼县委党史办《红军长征过梓潼》。

⑦盐亭县法院存《严德星判刑卷》。

张献忠在盐亭

序　仲宣

清朝康熙翰林主考方象瑛《使蜀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4）八月二十四日，由灵山铺至盐亭县。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廨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

方象瑛这段日记，是在距张献忠兵进盐亭的四十年后所写。盐亭县明显地属于"陆海"的范围。相距四十年之久的方象瑛，倒是能亲眼看见这一"陆海"内，"城廨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造成这一"陆海"的罪魁祸首，肯定是"明末张献忠屠戮最惨"所致。这样的论断，是否符合当时的客观历史呢？这里，笔者由于缺乏对张献忠的全面研究，仅就他在盐亭县的活动，进行了一番初步的探索和考证，提出一孔之见。

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不妨看看乾隆五十一年所修《盐亭县志》有关张献忠的全部记载。

顺治元年甲申十月，张献忠恨盐民不附己，发兵万余，将至屠城。邑人闻之，夜半于西城水洞逃去。

县西三十里，有许、罗、陈三岩两洞，上据峻岭，下瞰梓江，地极险要，结寨拒之。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贼併力攻，几不能支。忽山顶崩一大石，如数间屋，横截路口，贼众辟易。复有神附一巫曰，今夜当有大雨，可随我去。是夜风雨果至，众随巫逃免大半。前此有童谣云：入洞精，钻岩怪，沿山走的后还在。至是果应其忏。

顺治三年，献贼谋窥西安，乃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至盐亭界，大雾晓行，猝遇我大清兵于凤凰坡，中矢墜马，匍伏积薪下，擒出斩之。

按明史，旧传献贼死于西充凤凰山，旧邑志载此，似未确，姑存以备考。

从《盐亭县志》明显地看出，盐亭并未有《陆海》之称，而张献忠也并未在盐亭横加杀戮人民。这里，请允许我把流传三百多年来历久不衰的《张献忠在盐亭的传说》讲述一下。

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十月，张献忠率领大军数十万人，一路上斩将夺关，势如破竹，浩浩荡荡直奔盐亭县而来。这天天空寒星数点，地下北风呼啸，茫茫的长夜，沉浸在一片万籁俱寂中。突然一阵急促的"的朵的朵"的马蹄声，划破夜空，由远而近，来到盐亭城下。只见马上一人叫开城门，慌慌张张直奔东街县衙，滚鞍下马，喊醒了县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禀禀……县太爷，张献忠的大军已已……到灵山铺，离县城只有三十里了！"探子的话音刚落，只见县太

爷红润润的圆脸上，顿时白得象纸一样，两腿不住地筛糠。他赶忙吩咐了环扶出夫人，带上亲信，从西门水洞逃命去了。

县太爷一逃，城中的官兵、豪绅、巨商、富室都慌了手脚。只见这些人喊爹叫娘地没命乱跑乱嚷："张献忠要来了，快些跑呀，今晚要屠城，男女老少只要碰上，一个也休想活命了！"顿时，灯火燎乱，四处一片哭喊之声，搅得这个县城，简直要翻倒了似的。人们扶老携幼，挎着包裹惊惊慌慌，到处奔逃。眨眼之间偌大一座县城，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

不多久，果然张献忠的大军到了，前哨军士刚刚走到大北街，就看见一人慌慌忙忙直往一个小巷里跑。登时军健追上前去，捉住这人，绳捆索绑，推着径直去见八大王。张献忠正座在高头战马上，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厉声问道："绑的是什么人？"一个军健赶忙答道："好象是个奸细。"张献忠圆睁双眼，捋着虎颌下的长须，把被捉这人从头至脚仔仔细细打量一番，然后问道："你是干什么的？老老实实讲，不准撒谎。"被绑这人痛哭流涕，连声说道："禀大王，小人姓张，祖祖辈辈都住在县城北街，只因家有八旬老母卧病在床，小人实不忍心丢弃老母离去。如果触犯了大王，你要杀我，请千万别伤害我年迈的母亲，小人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要感谢大王的深恩厚德呀！"张献忠听罢，忙叫军健带上此人前去看看是否果真。不一阵军健回来禀道："这人说的完全真实，家里确有一白发老母，卧床不起。"张献忠听后，眉飞色舞，抚掌大笑。停了停，感慨地说道："战乱之年，四处兵荒马乱，看不出来我张姓还有这样一个孝子，真是可喜可贺啊！"说完急忙下马，亲手给这人解开绑绳，立即

赐给他一面红色小旗，上书一个“张”字，叫他拿去插在自家门前。这人听了，感激万分，拜谢而去。

张献忠向来军纪严明，令出如山，军士们一见这面小红旗，谁也不敢稍加违犯，这件事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被传开了。城中外逃的百姓纷纷赶了回来，都争着仿做“张”字小红旗插在自家门前，百姓们便受到了义军的保护。

张献忠看见百姓大批大批地回来，非常高兴。一方面晓喻大家，说明义军是打富济贫，除暴安良的，绝不乱杀老百姓；另一方面，为了使百姓能安居下来，不受惊扰，更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便将大营移到城西的一座小山上，驻扎起来。

此后，人们为了怀念张献忠，数百年于今世代相传，都把张献忠当年扎过营的这座山，管叫“营盘山”。

这种富于文学形式的传说，是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呢，还是前人为美化张献忠而随心所欲异想天开地胡编乱造呢？现在不妨再看看有关资料。已故的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于民国三十八年著《汉源亭考》中，有过这样的论述：“盐亭县志称，献忠至盐亭不妄杀戮，以获孝廉张泰阶故。张氏皤然一老，方负女一逃。徇得其情，献忠抚鞍大笑。曰吾张门固有孝子，故县得不屠”。（按蒙氏所称《盐亭县志》，系指乾隆十七年或二十一年版本，目前无此书。）这与《张献忠在盐亭的传说》十分相近。

其次，从北宋时墨竹宗师，“以画入诗”的奠基者盐亭县永泰乡人文同的家谱来考证，《文氏族谱》的派字是：大可文章，永发荣昌，齐家治国，克绍有光。又：党舒仕仔，福德显宗，朝廷辅正，天开运中。这里，《文氏族谱》以文同为第一代，到了清顺治元年，即张献忠兵进盐亭时，文氏子孙

已繁衍到二十二代的文朝龙、清康熙时的二十三代文廷和……直到今天，已经是三十六代的文克珂了（现在是盐亭县政协委员）。文氏家族历北宋于今九百0八年，不仅未因张献忠"屠杀"而绝嗣，反而子孙发达，目前遍布于盐亭县的永泰、天垣、八角等乡。

再次，从盐亭县金孔区实地考证，民国十六年金孔乡廖家桥修《廖氏宗祠》，在正堂大门刻有一副楹联："别派始周宗溯西土生灵三代以前绵世泽；入川由宋末宏东关教化千载而下启人文"。正堂内左侧抬梁竖一匾额，文曰："敬睦宗族"。下有序跋："先祖季孙，籍湖广麻城孝感乡，宋淳熙中任四川省东关县教授，置业县属高石阶，历数百年，子孙繁衍，今盐、射、蓬、西等县共计二十余支"……据查高石阶即今之廖家桥村，清代顺康时，廖氏在盐亭已经过了15至16世，（三十年一世）直到现在廖氏总计有两大支，二十个分支，约1200戶，5400口。仅廖家桥一支，就有53戶，245口。另宋末廖氏先祖季孙，宦游入川，与东关县令胥震因属同籍湖广，结姻落业。胥震在东关县附近胥坝桥置业定居。而今仅胥坝桥一支，即今盐亭县金孔区四桂乡五村，全村皆胥姓，有291戶，1150口。张献忠兵进盐亭时，廖胥二姓均未遭杀戮。

复次，一九八四年冬，盐亭县黄甸乡南山村村民岁修公路，于该村水观音地段发掘一出土宋碑，碑长110厘米，宽60厘米，厚10厘米，两面刻字。一面横刻92字，是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润六月二十五日，盐亭县尉何览、县令程缜的题咏诗；另一面竖刻480字，是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九月十七日，乡民唐世荣一家舍施田土给佛寺"普明院"的舍疏（契约）。舍疏上列有当事人唐绚、唐绛、王良

傅、何盛、杨选。该碑距今九百余年，当地居民唐、王、何、杨诸姓氏仍属大姓，仍以土著称盛。从这一宋碑的发掘，有力地提供了实物佐证。足以证明张献忠在盐亭并未杀戮人民。

最后，从盐亭县灵瑞乡龙颅井村雨台山石壁上保留着完好的《龙颅井记》石刻来看，“盐亭邑西六十里，一小村镇焉，负山之阳，下瞰长江，居民悉土著。”……该石刻系我省早期中共优秀领导人之一的袁诗尧烈士书写。镌刻于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由烈士的祖父袁辉山撰文。根据当地传说，当年张献忠率领数十万大军分数路进攻成都，一支路过龙颅井，并未屠杀当地人民。

综上大量文献、实物资料和传说等初步考证，张献忠在盐亭的活动，绝非封建统治者和方象瑛所记述的是一个罪大恶极杀人如麻的屠夫了。

诗风竹韵故乡情

——文同及其故里随记

刘　泰　焰

临高台，望故乡，地千里，天一方。极目外，空茫茫，孤云飞，不我将。安得羽翼西南翔。

这首充满苦恋之意的乐府诗，录自北宋著名诗人兼书画

家文同传世的《丹渊集》。生活在九百年前的文同，不仅留给后世永垂不朽的诗画作品；而且留给勤劳勇敢的盐亭人民一颗热爱故土的赤子之心。这颗永远跳动的心，始终激励盐亭人民改造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壮志。

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文湖州。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二十日生于梓州永泰县新兴乡新兴里（即今我县永泰乡文同村）一个三代“儒服不仕”以农为业的书香之家。其祖先乃西汉庐江（今安徽庐江）人文翁。文翁为蜀郡太守，治绩卓著，子孙因家于蜀。传至西晋名贤文立，迁居巴之临江（今四川忠县），后人再迁梓州永泰。

盐亭永泰在县城东六十里，地处川北大剑山南坡丘陵区域。横亘于嘉陵江、涪江分水岭上，当古代巴蜀交界，素为川北蜀道南路要冲。这里层峦叠翠，溪水环碧，绿竹青桑簇拥，良田美地毗连，钟灵毓秀的山乡滋养文同三十余载，到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上京考中进士，他才“振缨效王官，释耒去乡县”。入仕后，直史馆、任太常博士。先后通判邛（今四川邛崃），鄠（今陕西彬县）、汉（今四川广汉）等州；知普（今四川安岳）、陵（今四川仁寿）、兴元（今陕西汉中）、洋（今陕西洋县）等州。朝官至尚书司封员外郎，集贤院校理。宦途奔走又三十余年，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出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未至而卒，享年六十二足岁。

一、写景的名家

斗转星移，人间几换。今日永泰，山青水秀，新街新村，新修的大路、新植的林箐。尽管是新农村一派生机勃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